

Coupling of the Five-Element Elliptical Spiral Closed-Loop Model with the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

Jun Niu

Taiyuan Municipal Bureau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aiyuan, Shanxi,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ower of truth and cultural roots through theoretical mutual learn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ive Elements Elliptical Spiral Closed Loop Motion La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ive Elements Model”)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demonstrate its inherent coupling with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 revealing the refin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dialectics by the Five Elements Model as a “dynam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and demonstrating its transformation path from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empirical cas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Five Elements model provides a concrete tool for Marxist analysis of complex systems, and is a typical demonstr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Keywords

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ive element model; The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 Complex System Analysis

五行椭圆螺旋闭环模型与对立统一规律的耦合

牛骏

太原市园林局, 中国·山西太原 030000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本质是通过理论互鉴实现真理力量与文化根脉的融合。本文以“五行椭圆螺旋闭环运动规律”（以下简称“五行模型”）为切入点，论证其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耦合性，揭示五行模型作为“多矛盾动态分析框架”对传统辩证法的细化与发展，并通过数学建模与实证案例，展示其从定性描述向量化研究的转化路径。研究表明，五行模型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复杂系统提供了具象化工具，是“第二个结合”在方法论层面的典型示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行模型；对立统一规律；复杂系统分析

1 引言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①这一论断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从学术脉络看，已有研究围绕“第二个结合”展开了多维度探索：

首先在理论层面，陈来（2022）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土壤与价值共鸣”^②；在实践层面，韩震（2023）提出“结合需聚焦方法论创新，而非简单概念嫁接”^③；在哲学对话层面，学界对“阴阳”与“对立统一”的契合性已有较深探讨（如《哲学研究》2022年

第7期《阴阳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互释》），但对“五行”这一传统系统方法论的现代转化研究仍显不足。

传统唯物辩证法侧重“单一矛盾对”的分析（如《矛盾论》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论述），对“多矛盾群”的复杂互动（如矛盾A影响矛盾B、矛盾B反作用于矛盾A）描述较为抽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五行椭圆螺旋闭环运动规律”，通过“生克关系网络”“螺旋动态轨迹”“椭圆非均匀周期”等特征，恰好为多矛盾互动提供了结构化分析框架。本文尝试论证二者的耦合机制，揭示五行模型对唯物辩证法的细化路径，并通过数学建模与实证案例，展现其在复杂系统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为“第二个结合”提供方法论示范。

2 理论耦合：五行模型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一致性

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推

【作者简介】牛骏（1955-），男，经济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动事物发展”^④，而五行模型本质是“多要素（矛盾群）通过生克（对立统一）实现动态平衡的系统框架”。二者的耦合基于以下三重逻辑：

2.1 矛盾的“对立性”与五行的“相克性”：斗争性的结构化表达

对立统一规律中的“对立”（斗争性），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制约的属性。五行模型通过“相克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将这种斗争性转化为多矛盾间的链式制约网络。

需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五行模型”并非传统术数中的“金木水火土”具象指代，而是经抽象后的多矛盾动态关系框架（类似“阴阳”从“日月”抽象为“对立统一”），其核心是“生克网络”“螺旋轨迹”“椭圆周期”的结构化规律。

以生态系统为例：植物（木）与土壤（土）构成“固定-被固定”的对立矛盾（木克土），土壤（土）与地下水（水）构成“保水-渗水”的对立矛盾（土克水），地下水（水）与食草动物（火）构成“供给-消耗”的对立矛盾（水克火），食草动物（火）与食肉动物（金）构成“捕食-被捕食”的对立矛盾（火克金），食肉动物（金）与植物（木）构成“控制-被控制”的对立矛盾（金克木）。五行的相克网络避免了单一矛盾激化（如植物过度生长导致土壤沙化），而是通过“木亢→土虚→水渗→火（食草动物）失养→金（食肉动物）衰→木复”的链式制约，实现矛盾群的动态平衡。

2.2 矛盾的“统一性”与五行的“相生性”：同一性的协同化表达

对立统一规律中的“统一”（同一性），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转化的属性。五行模型通过“相生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将这种同一性转化为多矛盾间的协同促进链条。

以人体代谢系统为例：肝脏（木）的疏泄功能（能量输布）与心脏（火）的温煦功能（能量释放）是统一的（木生火），心脏（火）与脾脏（土）的运化功能（能量转化）是统一的（火生土），脾脏（土）与肺脏（金）的宣发功能（能量输布）是统一的（土生金），肺脏（金）与肾脏（水）的封藏功能（能量储存）是统一的（金生水），肾脏（水）与肝脏（木）的藏血功能（能量补充）是统一的（水生木）。相生链条将分散的矛盾（如“输布-释放-转化-输布-储存-补充”）整合为协同系统，推动整体功能的有序运行。

2.3 矛盾的“动态性”与五行的“螺旋闭环”：发展性的轨迹化表达

对立统一规律强调矛盾“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五行的“椭圆螺旋闭环”为这种动态性提供了几何化的演化轨迹：

矛盾力量的消长（如阳长阴消、阴长阳消）对应螺旋的“上升”或“下降”（类似矛盾从萌芽到激化再到解决的

周期）；

矛盾运动的非均匀性（如量变积累期与质变突破期）对应椭圆的“长轴（快速变化阶段）”与“短轴（缓慢调整阶段）”。

以经济系统为例，“生产（木）→消费（火）→分配（土）→储蓄（金）→投资（水）→生产（木）”的循环并非简单重复：每轮循环伴随技术进步（螺旋上升）或资源约束（螺旋下降），且各阶段的增速（如消费升级期长于储蓄积累期）符合椭圆的非均匀特征。这一轨迹与“否定之否定规律”高度契合——旧周期的“生产（木）”被新周期的“升级生产（木）”否定，实现“螺旋式上升”，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统一”提供了具象化路径。

3 方法论细化：从“单一矛盾对”到“矛盾群系统”的分析突破

传统唯物辩证法侧重“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分析，但对多矛盾间的复杂互动（如矛盾A影响矛盾B，矛盾B反作用于矛盾A）的描述较为抽象。五行模型通过“生克网络”“螺旋轨迹”“椭圆周期”，为矛盾群系统提供了具象化分析工具，实现了三方面细化：

3.1 矛盾关系的“结构化”：从模糊群到清晰网络

五行模型将矛盾群的互动关系明确为“生（促进）”“克（抑制）”两种基本类型，并通过闭环结构规定了矛盾间的传递路径。

以社会治理系统为例：“民生需求（木）与公共服务（火）”是相生矛盾（需求推动服务升级），“公共服务（火）与财政投入（土）”是相生矛盾（服务扩张倒逼财政调整），“财政投入（土）与储蓄规模（金）”是相生矛盾（财政稳定增强储蓄信心），“储蓄规模（金）与投资活力（水）”是相生矛盾（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活力（水）与民生需求（木）”是相生矛盾（投资创造新需求）；同时，“民生需求（木）与财政投入（土）”是相克矛盾（需求过高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公共服务（火）与储蓄规模（金）”是相克矛盾（服务支出挤压储蓄），以此类推。五行模型将这些矛盾关系映射为有向图（5节点强连通图），使矛盾群的互动从“模糊群”转化为“可追踪的关系网络”。

3.2 矛盾演化的“可追踪性”：从阶段描述到轨迹模拟

五行的“螺旋椭圆闭环”为矛盾运动提供了可计算的演化轨迹。通过数学建模（如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可模拟矛盾群的演化路径。

模型假设：

矛盾强度取值范围（0为最弱，1为最强）；

生克关系为线性作用（无时间延迟）；

系统无外部干扰（简化分析）。

变量定义：设矛盾木的强度为 W ，火为 H ，土为 T ，金为 J ，水为 S ；相生系数 (S_{ij}) 表示 i 对 j 的促进强度，通过历史数据回归拟合；相克系数 (K_{ij}) 表示 i 对 j 的制约强度。

通过求解该方程组，可量化矛盾间的影响强度（如木火表示木对火的促进作用显著）、响应时间（木变化后，火需木火时间开始变化）、稳定阈值（如 t_{th} ，系统可能因“木亢”崩溃），实现矛盾演化的精准追踪。

3.3 矛盾平衡的“可操作性”：从抽象原则到具体策略

传统辩证法强调“矛盾的平衡是相对的”，但未明确“如何实现平衡”。五行模型通过“生克调节”为矛盾平衡提供了具体操作策略：

过亢矛盾的抑制：若某矛盾（如木）过强，可通过“金克木”（增强制约矛盾金的强度）或“火泄木”（通过相生矛盾火分散木的过强能量，即提升 H ）实现平衡；

过弱矛盾的扶持：若某矛盾（如木）过弱，可通过“水生木”（增强支持矛盾水的强度）或“土被木克”（减少被制约矛盾土的阻力，即降低 T ）促进恢复。

4 实践验证：五行—辩证法耦合模型的应用价值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五行模型与对立统一规律的耦合，已在中医临床、生态治理、社会管理等领域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力量。

4.1 中医临床：从经验辨证到量化诊疗

中医以五行模型为指导的“五脏相关”理论，与辩证法“矛盾群动态平衡”高度契合。现代研究通过量化建模，将五行生克转化为“五脏功能指数”，实现了辨证的精准化。

北京中医药大学团队(2022)构建“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功能指数模型，具体计算方法为：肝指数胆红素指数（注：ALT为谷丙转氨酶，AST为谷草转氨酶，CK-MB为肌酸激酶同工酶等，均为血液生化指标）

通过历史病例数据拟合相生/相克系数(如木火,金木),模型对“肝旺脾虚”(木亢土虚)证的诊断准确率达89%(传统辨证为75%),且能预测“木亢→土虚→金弱→水衰”的传变路径,指导早期干预(如提前健脾(土)以阻断传变)[5]。

4.2 生态治理：从单一修复到系统平衡

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多矛盾群系统（如植物—动物—土壤—水—气候）。五行模型为生态治理提供了“矛盾群动态平衡”的分析框架。

内蒙古草原生态修复中，传统方法侧重“单一矛盾”（如过度放牧→补植牧草），但常因“木亢（牧草过盛）→土虚（土壤板结）→水渗（地下水减少）”的链式反应失效（2018-2020年植被恢复率仅42%）。引入五行模型后，治理策略调整为“木（牧草）—火（食草动物）—土（土壤）—金（食肉动物）—水（地下水）”的生克平衡：

控制载畜量（火）从每公顷5羊降至3羊；
人工增加蚯蚓（土）以改善土壤结构；
投放狼（金）以控制鼠害；
修建小型水窖（水）以补充地下水。

2021—2023年监测数据显示，草原植被覆盖率从32%提升至65%（年增长率16.5%），地下水水位回升0.8米，验证了“多矛盾群分析”的有效性^[6]。

4.3 社会管理：从线性调控到自适应治理

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如经济、民生、环境、安全、文化的互动）要求治理模式从“线性调控”转向“矛盾群自适应平衡”。五行模型为此提供了工具。

某城市“老旧小区改造”中，原计划仅聚焦“居住条件（木）”改善，但引发“商业流失（火衰）→就业减少（土虚）→治安恶化（金弱）→人口外流（水衰）”的负反馈（居民满意度仅58%）。引入五行模型后，改造方案调整为“居住（木）—商业（火）—就业（土）—治安（金）—人口（水）”的生克协同：

保留50%底商（木生火）；
提供技能培训（火生土）；
加强巡逻（土生金）；
优化公共服务（金生水）。

改造后，商业复苏率达73%，就业岗位增加20%，治安事件下降40%，人口回流率15%，居民满意度提升至87%（通过1000份5级量表问卷统计）^[7]。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理论耦合、方法论细化与实践验证，论证了“五行椭圆螺旋闭环模型”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度契合。五行模型通过“生克网络结构化矛盾关系”“螺旋轨迹追踪矛盾演化”“椭圆周期量化矛盾非均匀性”，为传统辩证法的“多矛盾群分析”提供了具象化工具，推动矛盾研究从定性描述向量化实践跨越。这一融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示范，更为复杂系统研究（如生命科学、生态学、社会治理）提供了“哲学—传统—科学”交叉的创新路径。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1）五行模型与其他辩证法规律（如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的耦合机制；（2）基于人工智能的五行生克系数自动拟合技术；（3）五行—辩证法耦合模型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超复杂系统中的应用拓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2] 陈来. 孔夫子与马克思[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45-58.
- [3] 韩震. “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J].
- [4] 哲学研究, 2023(6): 5-13.